

e842360 / May 24, 2011 09:42PM

[父母應放手讓孩子為自己負責](#)

2011-05-24 中國時報 【社論】

國中基測結束，一些考生和家長暫時鬆了一口氣，但也有的人還不敢卸下心頭的壓力，因為要等待放榜。今年比較有趣的是基測作文題目〈我在成長中逐漸明白的一件事〉，許多考生的反應認為書寫自己的經驗不算困難，不過，國文老師和專家提醒，要寫出「明白某件事」可能並不困難，但如果想要拿高分，就要寫出那個「逐漸」的感覺。

國中是一個人由兒童時期進入青年時期的轉換，也往往是許多家長頭痛的「叛逆期」，親子之間有很多有待學習和溝通的事情，看到今年基測的國文作文題目，可能很多家長心中也隱隱然有感觸，一方面看到了孩子的成長，另一方面想起自己的親子之路，同樣也需要成長與改變。

最近有部印度片《三個傻瓜》在台灣廣受歡迎，引起很多討論，劇情與歌曲也成為畢業季各校的熱門模仿橋段。《三》一片已在台灣上映半年，目前還在院線上映中，打破《阿凡達》成為近十年來台灣映期最長的外國電影。一部長達近三個小時、談論印度教育的電影為什麼會在台灣造成如此口碑？因為這部電影談到了許多人共同的問題：教育是什麼？以及，許多人心中共同的理想答案：教育應該是認識到每個人不同的天賦，找到每個學習者真正的熱情。

孔子在兩千年前就有過「因材施教」的體會與演練，認為每個人本質、特長不同，教育應該因人而異。不過，在成功定義狹窄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度競爭之下，教育變成了大量製造的生產線，經過「教育」這個流程後，孩子被打造成一模一樣的產品。《三個傻瓜》裡，被父親期望做工程師的男孩，內心其實真正想做的是攝影師，但父親斷然拒絕；他的同學、一個出身貧困的男孩，帶著全家人的託付也進入了這個全印度一流的理工學院（每年四十萬人報考，僅錄取兩百人），卻因為壓力過大，成績並不理想，一再遭到教授為難後竟萌生放棄一切的念頭。

這些飽受折磨的孩子、他們固執的父母，甚至是傲慢的教育者，都因理工學院另一名忠於自我、追求人生夢想的「異類」學生而改變了。電影的起承轉合毫無冷場，帶著歡笑與眼淚走出電影院的觀眾卻可能發現，現實處境不一定能夠如這部電影一樣，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。台灣或者不像印度那樣，人口爆炸，階級森嚴、競爭猛烈，教育的彈性也許比電影中的印度來的大，然而，《三個傻瓜》能夠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，說明教育，或者說，合適合宜的教育，依然是許多台灣人心中的渴望，而現行的教育體制與社會價值觀，是否能夠體現教育的本質與理念，也存在著值得討論的空間。

最近，著名的社會觀察家嚴長壽出版了一本探討台灣教育制度與現象的書：《教育應該不一樣》，直言抱持過時觀念的家長，綁住了孩子；沒有方向的學生一味追求沒有實力與實際用處的文憑；此外，在選票壓力下，台灣的教育政策缺乏遠見，因而造成人力資源結構失衡的問題，其結果，不只是一整個世代的青春被浪費，也是國家社會長遠發展的危機。

書中以實際的數據說明台灣的教育已面臨必須重新規畫的時刻，例如：目前大學院校每年可以收進的新生總數是三十萬人，但二〇一〇年大學畢業生是二十二萬七千人；二〇〇九年的出生人口為十九萬人，去年是十六萬六千人。按照這個趨勢，未來必然會有很多大學院校招不到學生，面臨倒閉。這是個迫切的問題。

《三個傻瓜》以喜劇的方式，從微觀的角度提醒家長、教育主管者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，幫助孩子找到學習的動力、實現人生的夢想；《教育應該不一樣》以嚴肅的口吻，進一步從宏觀的角度對台灣的教育政策提出建言，做正確的事，造就人才。

雖然政府的教育政策會影響社會的資源分配，但無可諱言的是，父母的價值觀與態度，是最直接影響孩子教育的第一線力量，孩子最多的鼓勵與最大的壓力，往往就來自父母。因此，在親子關係與教育上，父母也有「要逐漸明白」的一些事，包括：認識自己的孩子，尊重孩子的熱情與專長所在，願意放手讓孩子學習為自己負責。許多孩子生命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驗：國中基測，也許會是個好的起點。「十二年國教」這個議題，不妨從這個思考出發。

[size=large][size]